



大帥府

黄世明◎著
【第一部】

大帥府

金

【第一部】
黄世明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帅府 / 黄世明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 - 7 - 5354 - 5195 - 8

I. ①大…

II. ①黄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8807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 波

责任编辑: 安波舜

助理编辑: 李小宁

装帧设计: 徐 福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 027 - 87679310 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	

开本:	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	1/16	印张: 18
版次:	2011 年 05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1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字数:	251 千字		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一

张学良的第一个女人是他的表嫂。

表嫂大张学良十岁，姓林，叫了一个挺不好记的名字。多年后，张学良认识了林徽因，才想起表嫂好像也叫林什么因。

张学良与表嫂的情分缘自一把香蕉。那时候的奉天，没有几个人见过香蕉。赵尔巽担任总督时，家人在垃圾桶里扔了一堆香蕉皮，引得好事之徒像狗发现了骨头一样纷至沓来。有善于钻研者把那皮拎出来，条条缕缕地一对，狠狠地想了想。最后，操，一拍青光光的脑瓜皮，这东西原来也像茄子似的，地里长的啊！

香蕉进张家时，是用描金的漆盘装着，上边盖了一块豆绿色的丝绒。张作霖也没见过香蕉，只觉得这东西如果不是太大、太粗壮，倒是很像东北的青豆角。张作霖拿起香蕉闻了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吃的吗？表嫂的神情很恭谨，话却说得很玄，这可是个稀罕物，只有南方人才有得吃，听说要百八十年才能长这么大呢。张作霖一听，来了兴趣，拿起香蕉，颠来倒去地看了看，妈拉巴子的，百八十年才长这么大，赶上长白山上的老山参了，这东西挺金贵吧？表嫂的语气轻描淡写，算不上金贵，只是万里迢迢的，得来不易。这是我们家先生特意搞来孝敬大帅的。其时，张作霖只是陆军二十七师的中将师长，远没有大帅的分量。但人们喜欢这么叫，张作霖也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。

张作霖把香蕉放回漆盘，一摆手，来人，给孩子们拿去。

表嫂说，大帅不尝尝？很好吃的呢。

张作霖摇摇头，我这个人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缘分，吃苹果倒牙，吃梨上火，吃柿子连屎都拉不出来。

表嫂莞尔一笑，大帅说话总是这么幽默。

香蕉就这样到了张学良手里。掀开漆盘上的丝绒时，张学良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。他拿起丝绒闻了闻，确认香味来自这一方薄若蝉翼的丝料，便问，这是谁送来的？下人回答，是大表嫂。张学良想起来了，这个大表嫂来过几次，家里的几个妈妈都不待见她。戴妈妈（张作霖三姨太戴宪玉）说她长了一副狐媚子样，许妈妈（张作霖四姨太许澍旸）说她生就一双勾魂的眼睛，唐僧见了她都会坏了修行。张学良不懂狐媚子是什么意思，勾魂倒是明白几分。天齐庙庙会上，他见过一个道士表演勾魂大法，那双恶鹰似的眼睛看着谁，谁的脑袋里就嗡嗡叫，不由自主地随着他那把悠来悠去的蝇甩子左右摆动。张学良第一次见大表嫂就有这种感觉，脑袋里也嗡嗡嗡嗡地叫了一阵，不同的是，大表嫂的眼睛不像恶鹰，看着清水汪汪的，一动就似在笑。

香蕉只有五个，大姐张冠英给张学良和妹妹怀英、怀瞳，弟弟学铭、学曾一人分了一个，说，你们吃吧，我这两天牙疼，啥也吃不下。张学良把自己分得的香蕉给了张冠英，姐，你吃吧，一有好吃的你就牙疼，这回能不能不疼？我估摸这东西挺好吃。说着，顺手把那块散发着暗香的豆绿色丝绒揣进口袋里，动作很随意，像是揣起自己的一个什么物件。

张学铭接过香蕉就咬了一口，咬的是香蕉根部，最不堪吃的部分。张学铭只嚼了一下，就把香蕉吐出来，龇牙咧嘴，这什么啊？这么难吃！张学良接过香蕉看了看，用舌头舔舔，不禁也皱皱眉，大概这东西不能生吃，大表嫂走没走？我去问问她。张冠英扯着张学良的后衣襟把他拉回来，待着吧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话，我琢磨着，这东西应该像土豆地瓜似的，烧着能好吃，灶上还有火，怀英，你给弟妹们烧去。

许是从小生活在枪林弹雨中的缘故，张家这个大女儿爱骑马，爱摆弄枪，凡一应女红，概不理睬。而二女儿张怀英却恰恰相反，天生贤妻良母的坯子，缝衣做被，绣花纳鞋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。家中有些烧火上灶的活儿，赶上厨师不在，都是由张怀英来做。张家那时养不起太多的下人，厨师用的是钟点工，一天只做一顿饭——晚饭。

张家当时住在南下洼子（今大帅府西），紧挨着城墙，过去是清道台荣厚的公馆。所谓公馆，其实只有五间正房、五间厢房、两间门房。厨房就设在厢房的第一间，一个灶台一口大锅，灶台旁有一个风箱。张学良跟妈妈住在新民县杏核店胡同时，家里也有一个风箱。张学良曾半夜起来把风箱拆开过，发现里边空空如也，竟然只有一块木板，四周粘

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鸡毛。自张学良拆过，风箱就不好使了，拉起来像是得了哮喘病的老人。

灶上还有火，火是封着的，用火钩子一捅就着。张怀英把香蕉放进灶洞里，像烤地瓜一样，围着煤火摆了一圈。几个弟妹蹲在张怀英身后，伸头探脑，像几只满怀热望与期待的小猫小狗。张学良撸了撸袖子，二妹，用不用拉风箱？在杏核店胡同，拉风箱是张学良的活儿，从六岁拉到十二岁，积累了足够的经验。张怀英拿铁钩子把香蕉翻了翻，满脸自信，不用，这东西应该用慢火，慢火烤出来才好吃。

香蕉噼里啪啦地响了足有半个小时，眼看着声音渐弱，最靠近火的部分已经开始冒烟。张怀英用火钩子把香蕉钩出来，张学铭刚伸出手，张冠英一巴掌把他的小胖手打回去，等会儿吃，热！

香蕉已经完全变了模样，黑糊糊的，瘦小干枯，让人看着挺不舒服。张学铭盯着香蕉，突然笑了，哥，你看它像啥？张学良看了看丝丝冒气的香蕉，像啥？张学铭嬉皮笑脸地，我看它像狗屎，刚拉出来的。张冠英怒叫一声，二埋汰，你恶不恶心！还让不让人吃了！张学铭有个坏毛病，不爱洗脸，脸上总是保留些鼻涕口水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得了个外号，二埋汰。当然，这外号只在孩子们之间流通，张作霖与几个太太是不叫的。

张学铭还是第一个抓起香蕉。他从小就口急，想要吃奶了，妈妈刚掀起衣襟，他已经像饿狼似的扑上来，嘴叼着一个，手把着一个，边吃边急促地哼着。张作霖一见他这吃相，就生气，就骂，骂他饿死鬼托生的，骂他穷酸相，下贱坯子。可不管怎么骂，张学铭见了吃的还是一如既往地奋勇向前。正所谓吃得多长得胖，张学铭刚满八岁，体重已与大他五岁的张学良差不多了。

张学铭一口将香蕉咬去一小半，很享受地嚼了嚼，突然一咧嘴把香蕉都吐了出来，伸出的舌头上一片狼藉。张学铭丧丧着脸，声音好像都带有焦糊味，哥，真成狗屎了。张学良抢过他手中的香蕉咬了一口，尝试着品了品，也忙不迭地吐了出来。张学铭又拿起一个香蕉递给张怀英，二姐，你也尝尝，真比狗屎都难吃呢！张怀英气得把香蕉扔进灶坑里，几个小弟弟把嘴一咧，哭声一片。

几天后，张学良见到表嫂，当表嫂问他吃香蕉的感觉时，他立时想起张学铭关于狗屎的论述。不过，在美若天仙、柔情似水的表嫂面前，张学良不想学说那种乡村孩子的粗话。更何况，香蕉是人家送的，出于

礼貌也不能实话实说。于是，张学良说，香蕉好吃，真好吃，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
张学良是到表嫂家还礼的。张作霖这一生最不愿意欠的就是人情，受了谁的礼，承了谁的恩，以后总要想办法还上。正巧，吴俊升从吉林回来，带了十几瓶人参膏，张作霖便让张学良给表嫂送几瓶去。这种事，他自己不便出头，几个太太又都不愿意去见这个狐狸精，张作霖只好把张学良顶了上去。却没想到，张学良此一去，倒把自己连同人参膏一块儿给了表嫂。

表嫂家住在朝阳街东边，紧挨着满铁所在的高丽会馆（今沈阳少儿图书馆）。一个独门小院，一条碎石铺就的小径直通三间青瓦房。正是阳春季节，满院的槐花开得正盛，进得院来，清幽的芳香沁人心脾，张学良马上想起了那绿色的丝绒。

表哥不在，家里只有表嫂和一个丫鬟。这表哥是谁，干什么的，张学良一概不知，好像也没见过。戴妈妈说过，这表亲是攀上来的。许妈妈补充了一句，看见院墙外那爬山虎了吗？有人浇泡尿，那蔓儿顺着墙根就攀上来了。

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张学良几年后跟冯庸讲过。冯庸是张作霖拜把子大哥冯德麟的儿子，跟张学良同年生，比张学良小几个月。张作霖与冯德麟争权夺势，钩心斗角，两个人的儿子却情同手足，少时在一起，撩猫逗狗的事没少干。

表嫂没有想到张学良会来，喜得有些手足无措，拉住张学良在自己身边坐下，话说得很是嗔怪，小家伙，就不说多来看看表嫂，咋的，表嫂能把你吃了啊？

听了这话，不知道的人准会以为两人关系有多亲近。其实，张学良一共只见过这个表嫂两次，一句话也没说过。

张学良拿出参膏，嗫嚅着，声音很低，像是蚊子叫，这是我爸……让我带给你的，长白山的参膏。

表嫂接过参膏，夸张地叫了一句，这是给我的吗？啊呀，我太高兴了，哎，小家伙，你知道参膏有什么妙用吗？

张学良摇摇头。

表嫂的话几乎贴在了张学良的脸上，听说过长白山的仙女吧，天池仙女，那仙女就是用了这参膏，才出落得人见人爱，看一眼想一辈子呢。

张学良躲过表嫂炽热的眼神，低下头，我不懂，我也没见过长白山的仙女。

表嫂的话又贴过来，一股热辣辣的风，想不想见？

张学良低下头，口是心非，不想。

话音刚落，表嫂已如一缕烟云飘了出去。

张学良如释重负，抬起头，环视屋内。只见西墙处挂着一幅表嫂的画像，那像画得很逼真，很鲜活，迷人的眼睛直视着他，好像在说，小家伙，你干吗像个贼似的看着我。张学良忙把目光移向上方，却看见幔杆上垂下来几件颜色艳丽的小衣。张学良心里一阵慌乱，感觉浑身燥热，掏出手帕想擦擦额头渗出的汗，掏出来的却是那方豆绿色的丝绒。

一阵香气袭来，张学良感觉表嫂已经站在眼前，他捏着那块来得不很光明的丝绒，窘迫到了极点。

表嫂的声音像是从高远的天上传来，你就不能抬头看看我吗？

张学良慢慢地抬起头，心头突然像被雷电骤击了一下。只见表嫂一身白色的半透明衣裙，圆润的身体在衣裙里若隐若现。盘着的头发已经打开，散散漫漫地披在肩上，仿佛是刚刚出浴归来，稍微一动，发丝上一闪一闪的，就像有水珠在滚动。许是黑发的映衬，表嫂的脸显出一种惊人的润白细腻，真像是参膏幻化在了她的脸上。张学良在那一瞬间的感觉是，表嫂不大可能是人，人怎么能生出这样一张完美无瑕的面孔！

表嫂看了看张学良手中的丝绒，柔声问，喜欢吗？

张学良语无伦次，不，不是喜欢，我只是看它……好看。

表嫂右手挽成兰花指，一指幔杆上边，那里还有好看的。

张学良知道她指的是胸罩内裤之类的小衣，心跳得快要 from 胸腔里蹦出来。张学良站起身，看也不敢看表嫂，说，我得回去了。

表嫂的纤手轻轻地按在张学良的肩上，毫没用力，张学良已经坐回炕上。

表嫂用手捧住张学良还没褪尽绒毛的脸，你不喜欢我吗？

张学良低下头，你是我表嫂，我爸知道会打断我的腿的。

表嫂坐到张学良身边，你知道纪晓岚吗？就是清代大才子纪晓岚。

张学良点点头，知道，先生讲过。

表嫂说，纪晓岚说过一句话，生我的，我不敢，我生的，我不忍，其余的，大可不必忌讳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

张学良看了表嫂一眼，我不明白。

表嫂把嘴贴到张学良的耳朵上，幽幽地说，你还小，不过，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

表嫂向张学良轻轻吹来一口气，张学良只觉得身子一阵酥软，不由自主地想往后倒，表嫂手腕一翻，兜住张学良纤细的脖子，随手关了电灯……

从拿着参膏进门，到表嫂关了电灯，前后不过二十分钟，张学良就懵懵懂懂地跌倒在表嫂的白纱裙下。那一年，张学良只有十三岁。

二

张学良年少时挺恨张作霖。从记事起，张作霖就很少回家，偶尔回来，也像传说中的鬼似的，天黑进门，鸡叫了就走，两头不见亮。最急的一次，把裤带都落在了家里。张学良对这件事始终想不明白。那时候人们都穿抵档裤，裤腰一般都有三尺半到四尺，穿裤子时，把多出来的部分一折一抿，再用腰带一系就成了。张学良想不明白的是，没有腰带，自己那个鬼一样的爸是怎么上的路。张学良背着人在茅房里试了几次，不系裤带，手一松，裤子直接就掉到了脚面，一览无余。张学良问过妈妈，爸为什么总也不着家，他在外边忙什么？妈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，你爸担着朝廷的大事，领着几百号人，又要管吃，又要管住，还得东征西讨，能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咱们娘几个，就算不错了。崔先生没跟你讲过吗？担大事者就不能顾小家，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。崔先生叫崔骏声，是辽西名流，也是张学良的第一个老师。此人自视甚高，寻常人不放在眼里，唯独对张作霖钦佩至极。他不止一次跟张学良说，你爸是个大英雄，大英雄你明白不？往远了说，刘邦、项羽、朱元璋都是大英雄；往近了说，左宝贵、邓世昌也是大英雄。张学良一听这话就想笑，就想起了抵档裤，想起了裤腰带，世上难道还有一手提着裤子、一手拿枪的大英雄？

十二岁前，张学良一直跟母亲赵春桂一起生活，先在台安，后在新民杏核店胡同。张作霖官越当越大，媳妇也不断地更新换代，先是二姨太，继而又是三姨太、四姨太，可他和妈还住在狭小的土屋里。一铺小炕，炕头是妈妈，炕梢是姐姐。他和弟弟张学铭睡在中间。挨挤得紧紧

的，把炕尿了，都说不清楚是谁尿的。张学良晚年回忆童年生活时，说，我小时候总挨打。至于总挨谁的打，没有说，分析一下，应该是母亲赵春桂。因为十二岁之前，张学良与张作霖在一起的机会很少。

张学良印象中的母亲可分为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，母亲青春韶秀，脸上总是笑意盈盈，性情像一只没有脾气的老花猫。那时候，张学良最喜欢躺靠在妈妈怀里，听妈妈唱什么“风儿静，月儿明”，什么“树叶遮窗棂”。听着听着，他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随之，七仙女、蟠桃会、白面馍馍、四喜丸子就接二连三地进入梦里，吃得他连咬了舌头都不觉疼。妈妈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，张学良说不清楚。反正感觉妈妈好像突然间就变了，变得喜怒无常，变得不讲道理。笑容少了，歌也不唱了，动不动就抡起巴掌，得着脑袋打脑袋，得着屁股打屁股，一边打一边说，跟你那死爹一个熊样！于是，张学良模模糊糊地懂了，妈妈的变化好像跟爸爸有关，跟爸爸总也不回家有关。

张学良七八岁的时候，赵春桂提起张作霖，还总是带有一种谅解。总是说，你爸在吉林剿匪，隔山跨水的，回来一趟不容易。咱也别太指望他，他能隔个仨月俩月地捎钱回来，就是说他心里还有咱娘儿们，还没忘了咱们。可自打张作霖进了奉天后，赵春桂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。有一次，张学良听见妈妈跟姥姥抱怨，妈你说，奉天离新民，也就一膀子远的路，赶上好晴天，站在奉天城楼上，不用望远镜都看得见新民的土城墙，可他还是不回来。妈，他是不是看我老了，不想要我啦？张学良记得，妈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
这话说过不久，赵春桂就病倒了。汤儿药的喝了几个月，眼见着人越来越瘦，气也越喘越粗，最后，连炕都下不来了。张冠英哭着对张学良说，弟，妈不行了，你赶紧进城去找爸，让爸来见妈最后一面。张学良看看躺在炕上的妈妈，赵春桂点点头，眼中又有了泪水。张学良马上换了衣服，匆匆进城。

在此之前，张学良只去过一次奉天。是妈妈让他去的，说是家里快断顿了，让他找爸要钱。他随着一辆拉粪的马车进的城，初冬的早晨，寒凝大地，张学良的脸冻得像个青萝卜，狗皮帽子的帽耳上全是白花花清霜。那粪车污秽不堪，虽说天冷，晃荡不出汤水，张学良还是弄了一身大粪味。按照妈妈的讲述，张学良找到了张作霖的住处。门口两个高大的卫兵，挺着两把上了刺刀的长枪，往里看，还有机枪对着门口。张学良把袖着的两手拿出来，挺挺胸，径直向门里走去。卫兵把刺刀一

横，拦住张学良的去路，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像听到一声炸雷，张学良吓了一跳，怯声说，我找我爸。卫兵歪着嘴笑了，你看我像不像你爸？张学良生气了，我真是找我爸，我爸叫张作霖。两个卫兵互相看了看，一齐大笑，一个说，这是第几个认爹的了？另一个说，滚！小叫花子！说着，刺刀冲着张学良的脑袋就刺过来，把张学良的狗皮帽子挑出一丈多远。张学良哭着回了新民，一路上把张作霖骂了有几十遍。

有了那次的教训，张学良离家前，把最好的衣服穿上，还带了一块银元，准备关键时候使用。妈妈总说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，给你爸看门的都是小鬼。

张作霖此时已租下荣厚的公馆，社会形势也不像刚入奉天时那么紧张。门口的卫兵只有一个，盒子枪装在枪套里，在屁股后边颠了颠地悠晃着。张学良此次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张作霖，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大发脾气，杯子碟子的碎片撒了一地。汤玉麟几个人低眉顺目地站在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“爸”，张作霖猛地回过身，一指门外，滚！都给我滚！张学良吓得心里一激灵，鼓了鼓勇气，说，爸，妈病了，病得不行了，你去看她吧。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，皱了皱眉头，又来烦我！你们能不能不来烦我！啊？去吧，家去吧。

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，那一刻，他恨死了张作霖，如果手里有枪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。

张学良走后，张作霖突觉有些闹心，他让人喊来包瞎子。包瞎子名包秀峰，是张作霖的军师，也是他的算命先生。遇有什么把不准的事，他都让包瞎子先给算算。包瞎子知道张学良来过，他猜想，如果不是赵春桂病危，张学良不会急急地跑来省城。包瞎子翻了翻白眼，很专业地掐算一番，说，大帅，卦象不吉，嫂夫人怕是不久于人世矣。听了这话，张作霖吓了一跳，不能吧，她才三十八岁，活蹦乱跳的一个人，哪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？

四个月前，张作霖在奉天见过赵春桂。赵春桂带着六岁的张学铭来找他，爬冰踏雪的，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奉天。进城门时，天已经全黑了，模模糊糊地看见城门上好像吊着些东西。赵春桂凑近一看，原来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，瞪着黑森森的眼睛，狞笑地看着她。赵春桂吓得一声惊叫，几乎跌坐在地，抱着张学铭就往城里跑。到了张作霖住的地方，张作霖没露面，却让卫队长祁老号把她们领到大南门里的一家客栈

住下。祁老号告诉她，城里在闹革命党，天天死人，不是革命党把清兵杀了，就是清兵把革命党杀了。祁老号说，大嫂你千万不能说是来找张作霖的，现在想杀他的人多了去了。赵春桂心悬起来，那他不要紧吧？祁老号说，那就要看是谁坐天下了，要是革命党，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，大哥说了，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了，反正不是他通吃咱，就是咱通吃他！

那天晚上，赵春桂躺在炕上，大睁着双眼睡不着，外边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将近三更时，张作霖来到客栈，见了赵春桂，没说几句话，就嚷着，困了，困得不行了。又说，等我睡着了，你用热手巾给我把脚搓搓，妈拉巴子的，累死了。说完，张作霖倒在炕上就睡了过去，鼾声如雷。赵春桂打了热水回来，正准备给张作霖脱鞋，张学铭突然醒了，两脚把被子一蹬，号啕大哭。赵春桂吓得赶紧去捂张学铭的嘴，可是晚了，张作霖一跃而起，兜头就给张学铭一巴掌，哭，哭，哭，咒我早死啊！张学铭懵然之中突然挨了这一巴掌，吓傻了，哭声戛然而止，竟至翻起了白眼。赵春桂一见儿子吓成这个样子，火了，抓起张学铭的枕头便向张作霖打去。张作霖还没完全睡醒，挨了这一枕头，怒吼一声，抬脚便把赵春桂踹到地上……

去新民的路上，张作霖满脑子都是这件事，是不是那一脚踢狠了，蹬伤了她？又一想，不能啊，真是伤了哪，她怎么能连夜抱着张学铭走回新民呢？张作霖想得心烦意乱，一个劲地打马，平素两个小时的路，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。

张作霖赶到杏核店胡同时，赵春桂已经气若游丝。见张作霖来了，赵春桂眼中滚出几滴眼泪，却已然不能说话。

张作霖瞪了张冠英一眼，这啥时候的事？咋不早告诉我？

张冠英没等开口，泪水先流出来，妈妈总说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让告诉你。

张作霖坐到赵春桂身边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说，没事的，咱马上进城，城里有好大夫，会治好你的。

赵春桂慢慢摇摇头，抬起手，指向张冠英、张学良姐弟三人。张冠英领着弟弟走到炕前，还未等说话，赵春桂眼一闭，手轰然一声砸在炕上。

张冠英、张学良、张学铭扑上前，抱着赵春桂放声大哭。张学良边哭边喊，妈呀，妈，你不能走啊，你走谁管我们啊！张作霖抓住赵春桂

的手，感觉那熟悉的体温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阵寒意袭上心头，他想说，孩子妈，你不能就这样走，你不能就这样扔下我和孩子！可喉头一紧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，倒想起了踹赵春桂的那一脚。张作霖不由自主地伏在赵春桂身上，大放悲声。

天擦黑时，张作霖的家人都赶到了杏核店。几个太太中，只有二姨太卢寿萱与赵春桂在一起相处过一段日子，如今见斯人已去，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，卢寿萱不由得悲从心来，啼哭不止。

赵春桂的棺材是卢寿萱用私房钱买的，上好的柏木打造的，匆匆忙忙油了一遍漆。张作霖绕着棺材转了两圈，把棺材一拍，这个不行，换一个。卢寿萱一愣，这事先也没准备，上哪儿找好材去啊。张作霖没回答，却径直出了院子。

张作霖知道新民县最有钱的林家有一口金丝楠木的寿材，是给林老爷子准备的。张作霖刚被清廷点编时，见过那寿材，按一年刷两遍漆算，应该已经刷了二十来遍。张作霖找到林家大少，把来意一说，林大少面露难色，老爷子近日不大好，说不上哪天就用得着呢。张作霖说，今天能不能用得上？林大少勉强一笑，你看大帅这话说的，老爷子听了会不高兴的。张作霖的话已没有商量余地，只要今天不用，寿材我就先拉走，告诉老爷子，等他升天那天，我张作霖率一万兵马来给他送行。

赵春桂的出殡在新民县可称空前绝后，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，张作霖七个把兄弟及所部连以上军官，日本、俄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的驻奉领事、商务代办都赶到了新民。杏核店胡同前车水马龙、人潮汹涌，看得附近的居民都傻了眼。有的说，赵氏虽说走得早了点，可这番风光也足够她受用了；也有的说，这张作霖官当大了，死个媳妇都这么惊天动地的，份子钱怕也是收了老了鼻子了。偏巧这话让张作霖听见了，张作霖走过去，拍了拍那人的肩膀，手不是很重。说，你这人应该是个人才，能比别人想得多，等事情办完了，你去奉天找我，给我记账，我收一笔你记一笔。张作霖一脸正经，话也说得和和善善的，可那人听了顿时尿了裤子，磕头如捣蒜。

这件事传到张学良耳里时完全变了样，说张作霖听了这话后，把那么多事多嘴的人一脚踹进下屋，拿他的脑袋当靶子，用收来的银钱一块一块地砸过去，直到把那人活活砸死。张学良把这事跟卢寿萱说了，卢寿萱说，道上传你爸的事多了去了，真的假的都有，你别信。张学良固执地一摇头，坚定不移地说，我信！

赵春桂被葬在了锦县东北距县城 78 里的驿马坊。抬棺进墓地时，张景惠、张作相、汤玉麟几人换下了脚夫。在八角台干保险队时，他们就认识了赵春桂。那时候的赵春桂，还是一个羞涩的小媳妇，见人话不多，总是先笑后说话。哪个兄弟有了头疼脑热，她汤了面的像伺候张作霖一样尽心。汤玉麟脾气不好，每次与张作霖有了口角，都是赵春桂来调解，来赔不是。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看弟妹面子，别跟那活驴一般见识。抬棺下墓后，汤玉麟又想起了这句话，他捧起一把土，扬在赵春桂的棺上，声音哽咽，弟妹啊，咱兄弟现在混好了，有前程了，你倒走了，苦命的弟妹，你连一天福也没享上啊！墓地里一片哭声，张冠英、张学良已哭成了泪人。赵春桂的母亲哭着哭着，突然一头向张作霖撞来。张冠英和张学良忙将老太太拉住，老太太指着张作霖就骂，你称心如意了吧？没有碍眼的了是吧？我早知道闺女跟了你，没个好！怪我没拦住她啊！闺女啊，你把妈一块儿带着去了吧！张作霖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。张学良扶着姥姥，看着张作霖，毫不掩饰目光中的怨恨。

安葬完赵春桂，张作霖在墓地的门房住了一天一夜。张学良想知道他在里边捣什么鬼，可见不到他的人影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门和窗都关得紧紧的。卫队长祁老号守在门前，像一尊门神。第二天早上，张作霖走出门房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一只腿好像瘸了。他走到张学良身边，一边揉着那条腿，一边说，小六子，你记住，我死后，你就把我埋在这里。

听了这话，张学良感觉一痛，眼泪几欲夺眶而出。心里半苦半酸地喊了一句，你妈拉巴子的，你总算说了句有人味的話！

三

张学良进奉天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冯庸。冯庸是跟着父亲冯德麟来的，爷俩一人一匹马，呼着喊着，狂奔进院，直冲到正房门前才下了马。冯庸骑的那匹马没收住脚，把房门都撞得栽了膀子。

冯德麟长得像他那匹日本战马一样，高大凶猛，威风凛凛。下马就亮开大嗓门，震得窗户纸哗啦啦地响，张小个子啊，得换换房了，这个破院，养蝥蚰还差不多。冯德麟当年是辽西最大的一股土匪的首领，有

人枪七八千。他叱咤辽西走廊时，张作霖只不过是十几人保险队的小头头。

张作霖带着张学良从屋里出来，见了冯德麟，拱了拱手，三哥来了。1910年，张作霖与冯德麟、张景惠、汤玉麟等人在洮南结拜时，冯德麟排行老三，张作霖排行老七。

冯德麟看了看张作霖身后的张学良，明知故问，哎，这小兔崽子是谁？小六子吗？

张作霖陪着笑脸，是，他就是小六子。

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，却有个莫名其妙的小名——小六子。几十年来，关于张学良的这个名，史家们各抒己见，争论不休。有的说，这是张姓家族中大排行顺下来的；有的说，很有可能是张作霖拜把子兄弟子辈中的排行。至于张姓家族和异姓兄弟一共有几个儿子，却又没人说得清。直到张学良晚年开口说话，人们才知道这小六子的来历。

张学良的小名原叫双喜，源自出生那天，张作霖刚巧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。张作霖因此给张学良起了这个小名，双喜临门的意思。大约三岁的时候，包瞎子给张学良算了一卦，说此子命硬，克父克母。破解之法是进庙当“跳墙和尚”，把“双喜”还给佛祖。然后，出得庙来，听见第一声呼喊，就把喊的话当做小名。张作霖对包瞎子的话深信不疑，就把张学良送进庙里。当然，不是真的出家，只是在庙里走一个仪式，领一个法号。然后回家，该吃肉还吃肉，该往土地庙里撒尿还照样撒。一年后，张作霖把张学良带回庙里，在庙门口立了一个长条凳，比作墙，让张学良从条凳上跳过去。张学良当时刚满四岁，个子比那个条凳高不了多少。张作霖一声大喊，儿子，跳过去！张学良怯生生地看了张作霖一眼，连滚带爬地过了条凳。张作霖又喊一声，快跑，出庙门！张学良撒开腿就往外跑，刚出庙门，就听一个女人在喊，小六子，回家吃饭！从此，张学良就有了新的小名。只不过，这小名只有张作霖和几个太太叫得，别人是不能乱叫的。

张学良不知冯德麟是什么人，见他骑着马直冲进院，满嘴酒气，满身匪气，先就有几分讨厌。再听他骂咧咧地叫“小六子”，只觉得一股火直往脑门上顶，心里已经翻来覆去地把冯德麟骂了十几遍。

冯德麟看出了张学良的不满，说，哎，这小兔崽子还他妈的刺毛撅腩的。说着，冲张学良弯起食指，像唤狗一样，来，你过来。

张学良鄙夷地看了张作霖一眼，霎时间，感觉一座山在他眼前塌了

半边。

张作霖收起笑容，朝张学良腿弯处踢了一脚，你冯大爷叫你呢，没听见啊！

张学良心里暗骂一声，不情愿地走到冯德麟身旁。冯德麟用下巴指了指冯庸，那边，那边。

张学良站到冯庸身边，冯庸像冯德麟一样，也长得人高马大，足比张学良高出半个头。

冯德麟看了看，哈哈大笑，笑得腮边的肌肉乱颤。哎呀，这可真是癞蛤蟆没毛，随根，老七啊，你说你咋把儿子养得像只瘟鸡呢！

张作霖好像浑没在意冯德麟的损骂，笑了笑，乡下孩子，吃糠咽菜的，免不了身子骨单薄。

冯德麟又是一阵大笑，转对冯庸说，儿子，小六子比你大，你得叫哥，我可告诉你，不兴欺负他。好了，老七，我走了，孩子就交给你了！

冯德麟是送冯庸来上学的，张学良进城后，张作霖给他请了个老师。冯德麟听说后，派人给张作霖送了个口信，说，一只羊是放，两只羊也是放，让小五子跟小六子一块儿学吧。

张学良字汉卿，冯庸的字也叫汉卿。张学良小名小六子，冯庸的小名叫小五子。所以，一些个长辈说，这两个小崽子呀，五五六六，天生就是一对卵蛋。

张作霖把张学良和冯庸领到厢房，说，这里就是课堂，先生明天才能来，你俩先自己看看书，我还有事。

张作霖走后，冯庸凑到张学良身边，悄声说了一句话。张学良把书一摔，起身就走。

冯庸说，哎，你逛过窑子没？

晚上，张学良来找张作霖，张作霖正在三姨太戴宪玉的房里喝酒。张作霖有个多年养成的习惯，在外边从来不喝酒。他有套自己悟出来的理论，古往今来，误事的，一是女人，二是酒。女人乱心酒乱性，乱心的女人加上乱性的酒，他妈拉巴子的，会把什么都搞得乱七八糟。所以，他认定，女人，只有自己娶过来的才可靠，酒也是在家里喝才保险。

张学良进房的时候，张作霖已有七八分醉。见了张学良，张作霖对戴宪玉说，去，拿个杯子来。

张学良显然心里有气，话说得挺冲，我不喝，不会。

张作霖拿筷子夹了一口菜，放进嘴里，一边嚼一边说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十二了吧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人命案都犯下了。

张学良想起冯德麟，扭过脸，用鼻子哼了一声。

张作霖拿筷子捅了捅戴宪玉，看见了吧，这小子敢用鼻子跟我说话。我知道你小子想说啥，不就是看见冯德麟跟我较劲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让他，可不是怕他，我给他机会，让他蹬鼻子上脸，哪天他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，我再收拾他。

张学良抬起脸，看着天棚，我知道，爸是大英雄，大英雄受点委屈还是大英雄，从人家裤裆底下钻过去，也还是大英雄。

张作霖往戴宪玉身边靠了靠，媳妇，你帮我品品，我儿子这话是好话还是反话。

戴宪玉嘴一撇，当然是好话了，你儿子这是夸你呢。说你像韩信，人家把腿一劈，你刺溜一声就钻过去了。白天冯德麟在院子里耍威风，戴宪玉都看在眼里，正好借张学良的话发发牢骚。

张作霖听了，看看张学良，又看看戴宪玉，突然放声大笑，说好，好！以后得着机会，我让冯德麟那小子从你裤裆下钻过去！

戴宪玉抬手轻轻打了张作霖一下，说什么呢！人家可是你媳妇！

张作霖又是一阵大笑，对，对，喝高了，高了，我媳妇哪能让人随便钻呢。

张作霖笑够了，问张学良，你来是有事吧，说吧。

张学良说，我不想在家里读书，我想上外边的学堂。

张作霖把酒杯在桌上一墩，不行！你不能去外边，那都什么啊？老师不像老师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好好的学问不做，整天讨论放小脚，小脚是你们管的事啊？吃饱了撑的！不行！

张学良说，不去也行，你把冯庸弄走，我不愿意跟他一起学。

张作霖眯起眼睛，咋的？他欺负你了？

张学良说，没有，我就是不想见他。

张作霖突然冷下脸，小六子，我刚才所有的话你都可以当成屁话，可我现在要说的，你要记住，记一辈子！小六子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你想躲是躲不过去的。就像你走在道上遇上一条臭水沟，跨，跨不过去，蹚过去，弄一脚臭泥，咋办？你自己想办法。

那天晚上，张学良好久没有入睡，总是想着张作霖这几句话。迷迷